

司馬光以《孝經》為「門人」所書問題探析

汪治平*

一、前言

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序〉一開篇就有這麼一句話：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¹

這句看似簡單的話在《孝經》作者問題上卻是一個重要轉折，在此之前，由於聖化孔子、聖化《孝經》是漢以來經學的基本方向，因而《孝經》為孔子所作，至遲西漢中後期就已定調，東漢以降，即使魏晉時經學相對衰落，但孔子與《孝經》似乎未受影響，仍聖壇高坐，相得益彰。直到宋初此一現象未變，主流觀點認準《孝經》為孔子所作，同時亦認可孔子為曾子闡揚孝道而作《孝經》，所以雖然絕大多數人提及《孝經》，都認為作於孔子，但偶爾還是會有人如同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般，特別強調《孝經》為曾子所錄，²如晉·陶潛〈五孝傳〉即云：

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諮稟焉。³

所以基本上在宋代疑古風潮興起之前，目前除去很難確定作者年代的敦煌本《孝經鄭氏注》中所附的〈序〉外，⁴大概司馬光是明確指出《孝經》作者既非孔子又非曾子的第一人。若聯繫《孝經》作者問題與宋代疑古思潮，也就是說若將朱熹既認為《孝經》「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闢湊出」的作品，⁵且為之「刊誤」之後，《孝經》的經學地位猛跌，⁶作者異說猛增的結果與之相聯繫，⁷那麼，司馬光這淡淡一說，恐怕有著對司馬光而言決非本意的效果

*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人文組教授

¹ 見：〔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六十四〈古文孝經指解·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5年影常熟瞿氏藏宋紹興刊本），頁479下。

² 曾參……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見：《新校本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205。

³ 見：〔晉〕陶淵明/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外集·卿大夫孝傳贊·孔子》（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67。

⁴ 該〈序〉的論說見後引文〈注〉。

⁵ 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十二〈孝經〉（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141-2142。

⁶ 《孝經刊誤》的影響可參：朱明勳：〈論朱熹《孝經刊誤》的影響〉，《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2期（2004年3月），頁10-15。

⁷ 周予同：「在兩漢時代，《孝經》的地位非常高，它可以和孔子的《春秋》相並。但到了宋代，《孝經》的地位就搖動而跌下來了；它從《春秋》的地位跌到了《禮記》和《大戴禮記》的懷裡，成為〈儒

——成了經學史上動搖《孝經》地位的第一槍！

但是，司馬光這句話卻有歧義，其「門人」，究竟指孔子的門人？還是曾子的門人？由於司馬光該文無注，長期未見說解。唯今人黃得時於此將司馬光文中記錄《孝經》的「門人」斷給了曾子。⁸

依常識判斷，孔子與大弟子曾子在那裡討論問題，一旁作紀錄的小弟子理應仍是孔子弟子，除非情況非常特殊，否則在那作紀錄的門人不大會是曾子的門人。但這種特殊情況的歧義通常不需考慮，否則大概沒有幾件史事可以確定。何況就算門人於未離師門獨立前即可於師門內自行收攬入己門之弟子，⁹ 卻因曾子是孔子晚年弟子，相從時日有限而不可能發生。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¹⁰ 那麼孔子去世時曾子才二十七歲。雖然照《史記》的說法，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即諄囑其子孟懿子「吾即沒，若必師之」，但這是特例，因為《史記》也說孔子大概要到了近三十歲的時候，「自周反于魯」，才「弟子稍益進焉」。¹¹ 如果再對照《論語》中子貢說他老師「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¹² 而偏偏曾子的特質是「魯」。¹³ 再加上「聖人無常師」，¹⁴ 而曾子卻認準了一位老師，且一直陪在晚年孔子的身邊。當然，曾子雖不至於像宋景文所說：「曾子年七十學始就，乃能著書」，¹⁵ 但恐怕曾子也要等孔子逝後方才獨立，才有自己的門人。

既然如此，黃得時又根據什麼而將此處的門人斷給曾子？估計他憑的是《論語·皇侃注》。《論語·里仁》篇有這麼一段記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目前可見最早注解該處「門人」的是梁·皇侃《論語義疏》，¹⁶ 皇侃以為此處的門人是曾子弟

行〉、〈緇衣〉、〈坊記〉、〈表記〉的兄弟行。到了清代的姚際恆，簡直不客氣地將它送進古今偽書的隊伍裡去。」這小段可以說極簡要的說明了兩千年來《孝經》經學地位的變遷。見：周予同：〈《孝經》新論〉，《中學生》雜誌（1936年9月21日），頁2-3（上海圖書館藏微卷）。

⁸ 《孝經今註今譯·代序·孝經之流傳與今古文之爭》：「四、曾子門人編錄說：宋司馬光……」。見：黃得時：《孝經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2。

⁹ 這種大門上開小門的可能性極低，說詳後。

¹⁰ 以上所引《史記》文均見：《新校本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頁2205。

¹¹ 以上所引《史記》文均見：《新校本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頁1908/1909-1910。

¹² 見：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第九〈子罕〉（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8。

¹³ 孔子對幾個學生的評語是：「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見：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第十一〈先進〉，頁115。

¹⁴ 「《傳》言：聖人無常師。」見：〔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注疏》卷〈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杜預注「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66。

¹⁵ 見：明·方弘靜：《千一錄》卷五〈子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曆間刊本），冊1126，頁182上。

¹⁶ 皇侃《疏》以前，目前所見的《論語》注疏都未釋「門人」。

子：

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答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¹⁷

皇侃於此非常清楚的將「門人」釋為「曾子弟子」，其說今存於何晏集解，皇侃義疏的《論語集解義疏》與十三經注疏的《論語注疏》與《論語集解義疏》之中。¹⁸但到了南宋朱熹，觀點似乎有了變化。朱熹《論語精義》卷一·下〈為政第二·子曰吾與回言終〉條下說：

蓋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也。如「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便理會得。曰：「唯」。若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曰：

孔子門人，少有會問者。只有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¹⁹

朱熹在討論孔子學生學習能力的時候，將「其他門人」與顏、曾兩人並列，這樣一來，「其他門人」四字當然指同是孔子弟子的顏、曾同學，下句又將「孔子門人」與「顏子」並列，義同。由於朱熹剛好以本章為例，所以似乎朱子的看法確與皇侃不同，對朱子而言，此處的「門人」似乎當然是孔子的門人。

但朱熹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些不定，或許是出於尊重傳統，或許是從理學的角度看，實在不必為這種問題花太多精神。²⁰總之，朱熹在他的代表作《論語集注》中未採《論語精義》之意，仍然引了語意遠較皇說曖昧，卻看起來多少繼承了皇侃觀點的程子說，程子以為：

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²¹

相對而言，這裡的「門人」反而難斷定屬孔子還是屬曾子。細讀程說會發現「曾子告門人……

¹⁷ 見：〔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里仁第四·疏》；此外，《論語·先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疏》：「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均見：〔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29 輯，1966 年影《知不足齋叢書》本），7 函，頁卷二 31 上／卷六 6 上。

¹⁸ 見：〔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1。

¹⁹ 語出：《論語精義》卷一·下〈為政第二·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條，見：〔宋〕朱熹：《論孟精義·論語精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98-41 下。

²⁰ 如：朱熹弟子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朱熹除了正面解說道：「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另一面也特意強調：「不消恁地理會文字」、「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見：〔宋〕黎靖德編／王賢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五十〈論語三十二·堯曰篇·堯曰咨爾舜章〉，頁 1215。

²¹ 見：〔宋〕朱熹：《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卷二〈里仁〉（臺北：世界書局，1955 年），頁 23。

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中的「門人」，雖然既可釋成「曾子弟子」，亦可釋作「曾子同學」。但由於「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中的夫子與曾子有著輩份差，而「亦猶夫子之告曾子」既然可與「曾子告門人」句類比，是不是多少暗示著程子更傾向「曾子告門人」句中的「曾子」與「門人」也有輩份差？若真如是，則雖不似皇侃明言此處的門人爲曾子之門人，但卻有潛承皇說之嫌。然而另一方面，如參照東漢大儒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都無法面見馬融，只能由馬融的「高業弟子」代爲傳道的事例看，²² 好像將「亦猶夫子之告曾子」的比擬重點放在入門年資，而非師徒倫輩上亦可通，也就是這些後進門人雖然年歲小曾子許多，卻仍爲孔子弟子，是曾子學弟，而非曾子門人。唯獨在課業傳授上，由於師尊年事已高、德望尤重，所以多半由年稍長且學將成的師兄代勞。這樣一看，程說又好像與皇說有距離。可見這個問題一經程解，反倒生出嚴重歧義，從而更難斷定《論語》本章的「門人」屬乎孔子，抑或屬乎曾子。

討論這個問題當然應該溯源，但在溯源之先，還是先回來梳理一下司馬光之說，再往上回溯自《論語·皇侃疏》解「門人」以來的觀點，藉此推斷黃得時的歧義是否成立。現先將筆者所見，在司馬光前後，文句與意指頗類司馬光之說的例子臚舉於下：

〈孝經鄭氏注·序〉云：

唯有弟子曾參有至孝之性，故因閑居之中，為說孝之大理。弟子錄之，名曰《孝經》。²³

宋·唐仲友《孝經解》已佚，〈自序〉尚存，其〈自序〉有云：

孔子為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為書，謂之《孝經》²⁴

²² 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207。

²³ 敦煌本《孝經鄭氏注》陳鐵凡力證其偽，指出：「此鄭氏孝經序，不特非康成所為；併鄭小同亦不至若是之陋。今吾人雖無法確知其作者；下列數事則可得而言：一、此作者之時代不能早於西晉以前；二、漢代經學門戶森嚴。此序作者則不分畛域，雜揉今古，殆未涉落籬游移兩端者；三、序文采及家語，或為王門餘緒；四、文辭卑弱，義理乖違，作者學殖似欠深厚。」其言頗是，故〈鄭氏序〉亦偽。不過緣於資料限制，陳鐵凡只能斷定「作者之時代不能早於西晉」，而無法給出更確定的時間下限。雖然如此，該文要早於司馬光的可能性很高，但以時間終究難以斷定，是以本文仍以司馬光為最早代表。說見：陳鐵凡：〈敦煌本鄭氏孝經序作者稽疑〉，《敦煌學》第4期（1979年7月），頁35。

²⁴ 唐仲有書已佚，文見於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八〈六經門·孝經類·說齋孝經解序〉條；〔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二五〈孝經·四·唐氏仲友《孝經解》〉條亦收該文。據：《四庫總目提要·帝王經世圖譜》：「仲友，字與政，號悅齋，金華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為朱子所論罷，故《宋史》不為立傳。」著作除《帝王經世圖譜》外，尚有《悅齋文鈔》、《詩解鈔》等書傳世。唯據《四庫總目》所言，宋濂（同為金華人）為之補《傳》（未見），與明代同為金華人的張作楠所作《補唐仲友傳》。上說所據書：〔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72。〔清〕朱彝尊/林慶彰等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卷二二五〈孝經·四·唐氏仲友《孝經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9年），冊7，頁18。〔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浙江杭州刻本），頁1147中。唐仲友存世作品收錄於《續金華叢書》、《金華唐氏遺書》，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第一冊〈續金華叢書〉、〈金華唐氏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443右/472左。〔清〕潘衍桐輯：《兩浙輶軒續錄》卷二十五

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卷二〈孝經〉：

問：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記之，即自名曰「經」，如何？對曰：《史記·曾子傳》曰：「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作孝經。」此言尤其刻畫。²⁵

明·焦竑《焦氏澹園集》卷二十三〈經籍志論·孝經〉云：

孔子為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²⁶

直觀以上四句中的「門人」，²⁷或許都解讀為夫子學生較自然，其間意義最明者無過於何異孫之弟子問，因為《孝經》是「曾子述孔子之言」，可見已是曾子面對學生的追憶，此時的「門人記之」，當然與彼時的孔子告之不同時地。因而此處門人為曾子門人的可能性大增，孔子的話可能已是曾子多年後的追憶。不過如果考慮各種可能的話，曾子也有可能只是在兩天後複述孔子之語，若是，則此處的「門人」仍可能只是與曾子同學的小學弟而已。不過由於這句話後面還有個補充，追問為什麼話一記下來的就可以「自名曰『經』」？由於聖人生性謙虛，所以孔子生前大概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所以這個補問很能說明場景的轉換多歷年所，從而可以判定，這裡「門人記之」的門人當為曾子之門人。

此外，〈孝經鄭氏解·序〉，前面言及曾子時說「弟子」曾參，而後面言及記錄者時又說「弟子」錄之，如是記述，正欲見後之弟子與前面「弟子曾參」屬性相同，所以本句雖然不能說絕對沒例外，但正常情況下〈孝經鄭氏解·序〉「弟子錄之」的弟子歸之為孔子弟子，而非曾子弟子較妥。²⁸

至於唐仲友和焦竑之言較不易判讀，當然，以上四位作者未必讀過司馬光的〈古文孝經指解·序〉，但大概都讀過《論語·里仁》篇皇侃〈注〉，然其間也有分別，何異孫、焦竑大概都讀過《朱注》，可唐仲友和當為偽作的〈孝經鄭氏注·序〉作者卻未必讀過當時尚未出或尚未大流通的《朱注》。所以時代較早的他們如果會受《論語注》影響，包括司馬光在內，那就必受皇侃影響。但由於這一部分影響到底多少亦無從知曉，所以要判斷包括司馬光在內以上三人所言的「門人」究竟何屬，²⁹除去假設他們的表述都無須動用特殊理解，因而可經由

〈明代明臣詠·張作楠·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光緒刻本），冊1685，頁714上左。

²⁵ 見：〔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卷二〈孝經〉（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通志堂經解》本），冊16，頁643中。

²⁶ 〔明〕焦竑：《焦氏澹園集》卷二十三〈經籍志論·孝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光緒刻本），冊1364，頁244下右。

²⁷ 為求行文方便，此處「門人」含〈孝經鄭氏注·序〉所用「弟子」一詞。

²⁸ 這裡「弟子錄之」的「弟子」當是孔子的弟子，如要勉強解釋也只能說是曾子弟子。奇怪的是陳鐵凡，他在《孝經學源流》中卻將該說放在「曾參撰」項下，也就是他解讀這個「弟子」就是曾參，有點奇怪。見：陳鐵凡：《孝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頁47。

²⁹ 何異孫之說與〈孝經鄭氏注·序〉都可入確定之林，是以不再論兩說。

句法比對，以決定句中門人，究竟是孔子門人，還是曾子門人。此外，尚可經由考察「門人」一詞的觀念演變，幫助判斷司馬光此處所說的「門人」究竟是誰的弟子。

二、「門人」考略

總之，此處「門人」問題雖小但確是個問題，而其源頭就在皇侃，今試梳理以解纏繞。如上引黃得時之說就可能來自《論語·里仁》篇皇侃〈注〉多將「門人」理解為孔門弟子的弟子，亦即曾子的弟子，遂直接將此一觀點轉到司馬光所說的「門人」之上。然而，直觀的看，《論語》在未加限制詞的情況下，似乎所有的門人當指孔子弟子。雖然，也有異說。清·朱彝尊據歐陽修〈後漢孔宙碑陰題名〉所謂的「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之說斷言：³⁰

《論語》所云「門人」，皆其受業於弟子者也。

並逐一舉例：

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

且進一步論證以強固此一觀點：

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³¹

然而，朱彝尊此說實經不起考驗，清人已多有駁論，今取較有力之論證於下，以見其說之罅隙：

清·金鶚《求古錄禮說》卷十三〈門人解〉以為：

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弟子則異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總之，《論語》書諸弟子記夫子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為夫子門人，不問可知³²。

³⁰ 見：〔宋〕歐陽修/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三十四〈集古錄·跋尾·後漢孔宙碑陰題名〉（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五冊，2001年），頁2092。

³¹ 以上引文均見：〔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七〈考·孔子門人考·按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5年），頁445下。

³² 雖然金鶚說「不問可知」，但從今之學者全譯《論語》時的譯筆看，確將此門人認作孔子門人者有，打迷糊仗把問題滑過去的也有。如：楊伯峻譯作「孔子走出去以後，別的學生便問曾子」，所指極清楚；而烏恩溥譯作「孔子出去以後，學生問道」，金良年譯作「孔子出去後，門徒們問道」所指就不夠清楚。可見這個「不問可知」的問題，對現代學者而言，也未必都清楚。見：楊伯峻：《論語譯注》，頁39。烏恩溥：《四書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82。金良年：《論語譯注》（上

若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不然何以別乎？

門人為受業之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諸經，灼然分明，乃謂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傳授者稱門人，果何據乎？……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是漢時使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去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即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

又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五十六歲去魯，至六十九歲乃歸。當夫子去魯時，曾子方十歲，未能受業，又豈能越國相從？故陳蔡之厄，《論語》記顏淵十人，曾子不與也。至夫子反魯時，曾子年二十三，始受業於夫子。夫子稱其質魯，是受業初年，尚未能聞道也……遽自為師教授，必不其然。夫子卒時，曾子纔二十八歲，是從夫子僅五年耳。曾子常在夫子之門，篤信好學，故能數年而即聞一貫。……〈檀弓〉：曾子自言，事夫子於洙泗間。言「事」，則必常在門，可知是聞一貫時，當無門人也。³³

清·俞樾《茶香室四鈔》卷六〈門人弟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為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按此知由門人而升為弟子，自有等級。《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孔宙碑陰〉有稱弟子者，有稱門生者，門生即門人也。魏時去漢未遠，太學之制，必漢世諸儒之舊例。歐陽公以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授受者為門生，未得其義。

《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堂室之喻，即從門字而來，言由已升吾堂，不如爾等初入吾門也。若從歐公說，則門人當是子路弟子，安得不敬子路？若非子路弟子，則又從何人言而謂之門人乎？³⁴

清·姜兆翀《孟子篇敘》卷三〈許行章·門人解〉：

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為門人。故《曝書亭集》以〈一貫〉章之門人為曾子弟子，〈由瑟〉章之門人為子路弟子，〈顏淵死〉章門人為顏子弟子，而此章之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5。

³³ 見：〔清〕金鶚：《求古錄禮說》卷十三〈門人解〉（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影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刻皇清經解續編》本），卷675，冊3，頁331。

³⁴ 見：〔清〕俞樾/貞凡等點校：《茶香室叢鈔·茶香室四鈔》卷六〈門人弟子〉（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575。

門人為子貢弟子。似矣！第據此說恐〈互鄉〉章之門人無所屬！³⁵

以上諸說基本上已能駁正朱彝尊的觀點，但各方駁朱的觀點也不甚一致，其中一個重要的歧說就是弟子、門生、門人究竟有別無別？主要的觀點認為先秦弟子門人無大別，但到了東漢以後，弟子、門人則隱然有別。³⁶ 而諸說之中，門人、弟子關係講得最好的，當屬清·陳澧。陳澧以為：

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此則門人與弟子微有分別。

門人者，統諸弟子而言之也；弟子者，專對師而言之也。

觀《論語》、《孟子》所載：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公孫丑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如此之類，對師自稱弟子而無自稱門人者。可知門人統諸弟子而言也。若門生則固與弟子不同。《後漢書·賈逵傳》云：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是門生非弟子。歐陽子之說固不誤也。至魏晉以後，所謂門生則又為賤者之稱，見於諸史者多矣。³⁷

雖然朱彝尊的觀點無法成立，因而他在《曝書亭集》創出的「孔子門人考」就有點莫名所以了。但是《論語》中的門人、弟子同義，並不代表東漢以來弟子、門人意義並未分化。陳澧以為「門生非弟子，歐陽子之說固不誤」而俞樾則認為「門生即門人（而門人則是初入門的弟子）……歐陽公以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授受者為門生，未得其義」。其實由弟子到門人、門生，由「眾弟子」到「轉相授受者為門生」到「非門弟子」可能有一個遞移的發展過程。當然「門生」新的意義發展出來，並不代表舊的意義會即刻消失，所以在很長一段時期裡，「門生」的意思可能有好幾重。³⁸ 清·趙翼在《陔餘叢考》卷三十六〈門生〉引《後漢書·楊厚

³⁵ 姜說可謂見縫插針——他只針對朱說的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內在矛盾發難。事實上朱彝尊可能已見著這個困難，所以他在〈孔子門人考·按語〉中遍論《論語》中的「門人」，但唯獨漏及此處之「門人」。以清人之細膩，當是刻意遺漏。見：〔清〕姜兆翀：《孟子篇敘》卷三〈許行章·門人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曆間刊本），冊158，頁198上右。

³⁶ 見：〔清〕鄭珍：《巢經巢集》卷二〈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頁3上-5下（主門生弟子無別）。〔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六〈門生〉（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748-750（主有別，但可通用）。清·王鳴盛：《蛾術編》卷五十四〈說人·四·弟子門人可通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世楷堂刻本），頁530下左-531（主可通稱）。〔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簡帖·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5年），頁955下-956下（主門生、門人不同稱）。〔清〕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卷中〈弟子門人〉（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影清刻《皇清經解》本），卷23，冊1，頁117中。（主門生、門人不同稱）。〔清〕袁棟：《書隱叢說》卷十六〈弟子門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清乾隆刻本），頁604下（主門生、門人今同古不同稱）。

³⁷ 見：〔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二〈書朱竹垞孔子門人考後〉（八十萬卷樓清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頁33。

³⁸ 〔清〕袁枚《隨園隨筆》有〈門生三解〉，就很明白的發現了「門生」在不同歷史階段發展出來的新

傳》：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從而斷言曰：

「上名錄」，則不必親受業，但習其學即是也。³⁹

這裡就蘊含了一個邏輯：非但歐陽修所說的「轉相授受者」可以為門生，就算不是弟子的弟子，只要習其學，亦可稱門生。估計這是該詞詞義擴大的關鍵。也就是說自東漢而後至六朝「門生」的詞義明顯有了衍生的新義，以下為顧炎武、趙翼所舉的顯例：

漢人以受學者為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為門生。《鄧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⁴⁰

六朝時所謂「門生」，則非門弟子也……至如「沈慶之佐孝武起兵，元凶劬使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使之解甲，慶之執以見孝武」；「薛安都降魏，大見禮重，至於門生，無不收敛」。慶之、安都皆武人，目不知書。若如後世受業弟子，安得有此？……則門生不過如僮僕之類，非受業弟子也。⁴¹

在簡單考察了「門人」詞義的發展脈絡後，再回過頭來看漢末師門內的教學情形，以見「轉相授業」其時已盛。《後漢書·鄭玄傳》載：

（玄）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⁴²

此處所云，馬融「高業弟子」代為傳道，不就是歐陽修所謂的「轉相授受者為門生」嗎？且連「山東無足問者」且為另一位大學者盧植推薦受學的鄭玄，在馬融門下都還「三年不得見」。由是可見一般平庸的後進在馬融門下的待遇，恐怕真去「僮僕之類」不太遠了。

當然，就是這種盛自東漢，流遍整個六朝的師門風氣之中，且從本義裡逐漸轉出「門生」新義之後，皇侃才會將《論語》〈里仁〉、〈先進〉章中的「門人」理解為「曾子的門人」與「顏淵的門徒」。緣於環境影響，皇侃似乎很自然的將《論語》某些「門人」解讀成六朝人所理解

義。不過袁枚的「三解」與本文的「三重意義」不盡相同，以袁說包括科舉發達以來的「科場取士之名」。而本文討論範圍未涉及科舉，故未言其義。袁說第三解為「更有依附聲勢為門生者」，與本文同。至於「門生者，猶云門下生」的第一解，在本文中分為①初入門弟子與②「轉相授受者」或「不必親受業，但習其學」者兩義。參：〔清〕袁枚：《隨園隨筆》卷十一〈各解類·門生三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嘉慶十三年刻本），頁260上。

³⁹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六〈門生〉，頁749。

⁴⁰ 〔清〕顧炎武/黃汝誠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四〈門生〉（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1080。

⁴¹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六〈門生〉，頁748-749。

⁴² 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頁1207。

的「門生」，因而有了諸如「門人，曾子弟子」、「顏淵之門徒見師貧」⁴³ 實為誤解先秦師門現象的注疏。

三、虛擬場景

以上論證了皇侃之說未確，以及皇侃何以如此持說的緣由。以下則要進入司馬光之說，而在方法上除去文句比較外，本文打算引入虛擬的「可能場景」觀念，⁴⁴ 然後以合不合理為基礎，逐一削去不合理者，以發掘此一問題的最可能答案。

討論司馬光、唐仲友等人的「門人」時，假設情況大致有三。當孔子向曾子講孝道時：

〈狀況 1〉仍有其他的門弟子在側同聽，這些門人都是孔子弟子。

〈狀況 2〉曾子的學生也跟老師一起來聽聽「太老師」的課。

〈狀況 3〉該句有時間差，前句的場景是曾子追憶孔子傳道，後句則是若干天或若干年後曾子向他門人傳「吾師之道」的場景。

先考慮〈狀況 3〉，這裡有個很明確的對比例子，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

致堂（胡寅）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⁴⁵

王應麟所引胡寅的句子，與司馬光等人的句子基本上是同一個句子，但王應麟或說胡寅表曾子與其弟子互動的句子與司馬光有兩個明顯的差異：一、在「與門弟子言之」之前用了一個「退而」動連結構引導該句，這樣就清楚的將時間差序表達了出來。二、與司馬光等人的句子比較，胡寅未用「弟子」或「門人」而是用「門弟子」稱乎後面與曾子互動的門人或弟子，同樣的，這也清楚表明這些弟子是曾門而非孔門的弟子（說詳後）。這關乎句意是否清楚的問題，後來朱熹也有個類似的處理方式，朱熹在「門人」之上加了一個限定詞「曾氏」，雖只小小一動，但對後之讀者而言卻清楚許多。⁴⁶

⁴³ 見：〔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六〈論語先進第十一疏·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疏》。見：〔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29 輯，1966 年影《知不足齋叢書》本），7 函，頁 6 上。

⁴⁴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認為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其實是在腦內重現當時的場景，也就是說在他看來人性，或說「人同此心」以及事情的發展必須合理是檢證實已無法檢證歷史的一個重要方法。當然，這種再現並不能隨心所欲，除了受制於人情人性外，更須符合已知見的文獻紀錄，也唯有如此，歷史才不致於變成小說。詳見：〔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節選本）》第五編〈後論·三·作為心靈的知識的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38-53。

⁴⁵ 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孝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974。

⁴⁶ 朱熹在《孝經刊誤》類似於〈經〉一章的〈按語〉上說：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由於朱熹有貶斥《孝經》的傾向，所以在此，至少在潛意識裡大概有點擔心他人誤讀此處的「門人」為孔子門人，所以特別在門人之前加「曾氏」以限定之。由此可見，此處的「門人」在一般情況

〈附表·1〉

書名	「退而」句	非其義「退而」句	無「退而」句	有效總句數
尚書			☆	0
詩經			☆	0
易			☆	0
春秋左氏傳	12	3		12
公羊傳	2	0		2
穀梁傳	1	0		1
周禮	2	0		2
儀禮			☆	0
禮記	3	1		3
論語	4	0		4
孟子	1	1		1
孝經			☆	0
爾雅			☆	0
老子			☆	0
孫子	0	1		1
莊子	1	0		1
墨子	5	0		5
荀子	0	2		0
韓非子	5	1		5
呂氏春秋	6	0		6
管子	14	1		14
晏子春秋	7	0		7
☆ 本統計資料據臺灣中央研究院·瀚典電子文獻資料庫之《十三經》及《上古漢語語料庫——摘要》兩資料庫資料統計。				
☆ 「非其義『退而』句」義為：某些地方雖檢索出上下相續的「退而」兩字，但實分屬上下句而非作能體現時續的動連詞結構。				

而胡寅此一書法亦來自《論語》，現據〈附表·1〉可知，《論語》共有「退而」用例四，唯雖說四例，實乃兩章：

下易解讀為孔子門人。見：〔宋〕朱熹：《朱熹集》卷六十六〈孝經刊誤〉（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459。

《論語·爲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論語·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在《論語》的兩章四用例中，「退而」的意思非常清楚，⁴⁷ 尤其陳亢與孔鯉爲平輩，因此「陳亢退而喜」的「退而」主表「脫離上一個場景」的意思。據以上《論語》用例，再回看《論語·里仁》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就可以發現：〈里仁〉篇本章「子出」明顯也是表時序發展的過場用詞，但與「退而」的差異在於「子出」只有孔夫子離開原場景，而留在現場的正是除夫子外的原班人馬。至於「退而」則是主體將第一場景人物拋卻後，在第二場景下的思語，如孔鯉之對孔子，陳亢之對孔鯉。

「退而」展現了場景的轉換。根據現存文獻進一步分析，這種句法的興起時間大概就在春秋末年（見〈附表·1〉），漢以後用異極多，直至清末亦未衰。由於整體使用量極巨，本文僅統計二十二種先秦古籍的「退而」句，以見其大概產生的年代；此外，本處是以胡寅之說對照司馬光之說，是以特地尋出部份宋人用法，以見其時用該詞表示時空差的觀念十分普遍。以下爲宋人用例舉隅：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八〈書·上資政晏侍郎書〉：

眾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⁴⁸

宋·歐陽修《文忠集》卷三十六〈墓誌·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

⁴⁷ 〈季氏〉章中，孔鯉的兩個「退而」因與「趨而」對，有強調空間移轉的意味，是可見「退而」本未特指時間移轉，事實上這種時空的移轉義並非根據動詞「退」或連詞「而」而來。由於中文動詞沒時態，所以句與句中的時態轉換多半由自然順序決定。而本文中時間、空間的移轉，都稱之爲「場景的轉換」。

⁴⁸ 見：〔宋〕范仲淹／薛正興點校：《范仲淹全集》卷十〈書·上資政晏侍郎書〉（江蘇：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201。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范文正集》共有九個用例。

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⁴⁹

宋·蘇洵《嘉祐集》卷十一〈書·九首·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⁵⁰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十五〈記十三首·凌虛臺記〉：

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⁵¹

宋·蘇轍《樂城集》卷二十二〈書十首·上兩制諸公書〉：

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⁵²

宋·陳經《尚書詳解》卷二十〈微子【商書】〉：

此篇乃微子傷國家之將亡，退而與箕子、比干私相謀議，求所以無愧忤于先王而後已。⁵³

宋·曾鞏《曾鞏集》卷三十四〈奏狀·乞登對狀〉：

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⁵⁴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八十九〈神道碑·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⁴⁹ 見：〔宋〕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三十六〈墓誌〉，頁537。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文忠集》共有一〇二個用例。

⁵⁰ 見：〔宋〕蘇洵：《嘉祐集》卷十一〈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5年8月影無錫孫氏小滌天藏影宋本），頁41下。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嘉祐集》共有十一個用例。

⁵¹ 見：〔宋〕蘇軾/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一〈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51。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東坡全集》共有廿二個用例。

⁵² 見：〔宋〕蘇轍/陳宏天等點校：《蘇轍集·樂城集》卷二十二〈書十首〉（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88。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樂城集》共有二十七個用例。

⁵³ 見：〔宋〕陳經：《尚書詳解》卷二十〈微子【商書】〉（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初編27輯，1966年影《清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8函，頁1上。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陳氏尚書詳解》共有十三個用例。

⁵⁴ 見：〔宋〕曾鞏/陳杏珍等點校：《曾鞏集》卷三十四〈奏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89。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元豐類稿》共有八個用例。

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為不聞，接以他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⁵⁵

宋·秦觀《淮海集》卷二十八〈啓·謝程公闢啓〉：

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⁵⁶

宋·黃庭堅《山谷集》卷十七〈記·東郭居士南園記〉：

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居游，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愠。退而伏於田里，與野並耨，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隄之欲。⁵⁷

宋·戴溪《石鼓論語答問》卷中〈先進第十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按語〉：

道之不行，便是得如子路，諸子各行其志，亦無復以利澤生民。退而與二三子自樂其樂，亦復不得已之意，此聖人所以喟然也。⁵⁸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傳第一百六十八·道學·一·周敦頤〉：

「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⁵⁹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卷八〈仁宗經制西夏要畧〉：

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于此安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北主曰：此乃卿等忠義為國之事，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

⁵⁵ 見：〔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八十九〈神道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景明嘉靖本），頁557下。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臨川文集》共有七個用例。

⁵⁶ 見：〔宋〕秦觀：《淮海集》卷二十八〈啓·謝程公闢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宋乾道刻紹興重修本），頁101上。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淮海集》共有四個用例。

⁵⁷ 見：〔宋〕黃庭堅/劉琳等點校：《黃庭堅全集》卷十六〈記·東郭居士南園記〉，（成都：四川大學，2001年），頁436。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山谷集》共有十一個用例。

⁵⁸ 見：〔宋〕戴溪：《石鼓論語答問》卷中〈先進第十一〉（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民國二十年永嘉黃氏校印本》），頁639上右。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石鼓論語答問》共有十二個用例。

⁵⁹ 見：《宋史（點校本）》卷四百二十七〈列傳第一百六十八·道學·一·周敦頤〉，頁12709。又：宋史雖為元人所修，唯其為正史，所記之人之言又為南宋重要理學家周敦頤，故仍列入「宋人語」。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周元公集》共有五個用例。

曰：此尚可踰，若云「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⁶⁰

宋·葉夢得《葉夢得詩話》：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諷，同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⁶¹

宋·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三〈墓表·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某後貴為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恤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⁶²

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四十六〈墓誌·故弟漢臣墓誌〉：

欲假他技以自振立，乃益治產，趨權變，以故貲獨饒。交四方賓客，飲酒叫呼，窮日夜不厭。或探挈以去，亦無所愛惜。退而與閭里賤者遊，亦傾身令厭其意。⁶³

宋·蔡崇禮《北海集》卷七〈制·除秦檜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依前通奉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近除權邦彥、朱勝非，皆面從而稱善，退而與其黨力攻之，可謂大臣歟！⁶⁴

宋·袁燮《絜齋集》卷一〈奏疏·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

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于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聖言之簡要。⁶⁵

⁶⁰ 此慶曆三年富弼使契丹事，見：〔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卷八（《慶曆》二年·契丹主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五月癸亥），（臺北：新文豐出《叢書集成續編》，1991年影民國適園叢書本），頁356上。

⁶¹ 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三冊〈葉夢得詩話〉（揚州：江蘇古籍，1998年），頁2697。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建康集》、《避暑錄話》、《石林燕語》共有七個用例。

⁶² 見：〔宋〕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三〈墓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118-935上。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雞肋集》共有十個用例。

⁶³ 見：〔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四十六〈墓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134-318下。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盧溪文集》共有四個用例。

⁶⁴ 見：〔宋〕蔡崇禮：《北海集》卷七〈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134-569下右。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北海集》共有兩個用例。

⁶⁵ 見：〔宋〕袁燮：《絜齋集》卷一〈奏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初編27輯，1966年影《聚珍版叢書》本），78函，頁12上。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絜齋集》共有十個用例。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九〈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床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乂。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為之銘。⁶⁶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十五〈記·大理寺獎諭敕書記〉：

臣某，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夙宵祇懼，思率厥職。⁶⁷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一〈神道碑·劉文簡公神道碑〉：

猶昔陛下臨朝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⁶⁸

宋·家鉉翁《則堂集》卷一〈記·一樂堂記〉：

嘗過庭，服膺《詩》、禮之訓。退而與諸弟紬繹其旨，未有能達者，從而請焉。父為師，兄弟為友。以是講學，以是立身，以是酬酢事物，求有得焉，是其樂之所在也。⁶⁹

此外，元、明、清用例更繁，下唯各附一則，謹嘗一嚮耳：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八十二〈墓誌銘·陳垚葬誌〉：

陳垚，生長素封之家，而無膏粱紈綺之態。既成童，詣予所讀書。予每日談辯，從旁竊聽，悉能悟解。退而與同輩共論，雖年在其上者，輒為之屈。予固異之。⁷⁰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八〈史乘考誤九〉：

攷之《野史》，乃錦衣帥紀綱上囚籍，上見公姓名而怒曰：（解）縉猶不死耶！綱退而與縉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此語近是。⁷¹

清·方苞《方望溪文集》卷三〈論說·十四首·周公論〉：

⁶⁶ 見：〔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九〈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嘉定刻本），頁344下。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渭南文集》共有十個用例。

⁶⁷ 見：〔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十五〈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165-220下左。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南澗甲乙稿》共有八個用例。

⁶⁸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一〈神道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5年影明正德刊本），頁622下。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西山文集》共有廿三個用例。

⁶⁹ 〔宋〕家鉉翁：《則堂集》卷一〈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189-283上右。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則堂集》共有五個用例。

⁷⁰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八十二〈墓誌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197-784。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吳文正集》共有五個用例。

⁷¹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八〈史乘考誤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409-365上右。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弇州四部稿》共有一百五十七個用例。

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叙而錄之。⁷²

上祇略舉用例一二，是可以見「退而」之長用不衰。雖於用例中「退」字不僅止具時序前後之義，尚有公與私、正式與平素等兩相對照之意。然無論另有何義，其間皆有時序義在其中也。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六〈考工記·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條云：

言造輶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⁷³

江永將此一「退」字義表述得極為清楚。而在歷代用例中或許以下《韓非子》故事中的「退」字表時間方向的意義最強，最具代表義：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⁷⁴

由於《論語》已不乏用「退而」表場景轉換義，是以《論語·里仁》該章的「門人」若具皇侃《疏》之義，則也該當用「退而」句表場景轉換，否則就必然將場景推向夫子的徒子徒孫共聚一堂，同聽老師（當然對某些人則是太老師）講授的奇特場景。⁷⁵

當然「退而」句雖明確有場景轉換之義，但並不能邏輯保證司馬光在說「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時，一定沒有場景轉換的意思在內。不過，由於司馬光本人也有不少合乎規範的「退而」用例，是以至少可確認司馬光確實熟悉該用法，從而雖非邏輯的保證，卻多少能經驗的說明，在正常狀況下，司馬光撰寫本句時若以為此處的「門人」乃曾子之門人而非孔子之門人，則其用「退而與門人」的可能性，自當遠高於單用「門人」也。以下則為目前所見司馬光全部的「退而」句，唯以其自撰為準，至若如《資治通鑑》、《稽古錄》等主要是彙集前說以成篇的專著，不在此例。司馬光「退而」句例：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四〈進詩表〉

⁷² [清]方苞：《方望溪文集》卷三〈論說·周公論〉（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頁33。又：據電子本《四庫全書》，《望溪集》共有四個用例。

⁷³ [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六〈考工記〉（上海：上海書店影清刻皇清經解本，1988年），第二冊，頁230上欄。

⁷⁴ 見：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校注》卷十一〈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567。又：「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句有脫漏。陳奇猷據顧廣圻之說以為原本當作「寡人之罪」；「政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

⁷⁵ 之所以奇特，就因為先秦授學採比擬父子關係的師徒制，在這種制度下若真「兩代為師、三代同堂」，那就會出現特有的尷尬，以下會詳論。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箎磬之樂，車服旌旂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薰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為陛下之於羣臣，可為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二十八〈永昭陵寺劄子〉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若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三十二〈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祇陛下此言之失。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三十九〈舉諫官狀【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增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三十九〈八月十一日邇英對問河北災變【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召對，問以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以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四十三〈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三日上尋得旨依奏）〉

准熙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惟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

爲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論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算，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

《傳家集》卷第六十一〈再與景仁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

《傳家集》卷第六十三〈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⁷⁶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六十四〈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不爲，而天下大治也……然令君以九品官與相往來，王公贈詩，意好款密，則令君爲人可知。已至和初，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鄆，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先君嘗有德於商雒，吏民至今思之。其辭牒判署，猶有寶蓄存者。而兄今守商州，爲我刻王公之詩於商雒，以慰吏民之心。光曰：諾。退而序其事，并詩往刻焉。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十六〈蘇主簿夫人墓誌銘〉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哭且言曰：某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墳。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爲我銘其墳！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知也，願聞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⁷⁷

宋·司馬光《書儀》卷四〈婚儀·下·居家雜儀〉：

凡內外僕妾，鷄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鑷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褰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紐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晝，

⁷⁶ 以上兩引《傳家集》皆據四庫全書所收司馬光《傳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094-554下右/1094-579下左。

⁷⁷ 以上所引文，除《傳集》外，皆據四部叢刊·初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5年影常熟瞿氏藏宋紹興刊本）。

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⁷⁸

就上例可見，司馬光本人也頗熟用「退而」。⁷⁹ 是以司馬光、唐仲友、焦竑等人的句子，⁸⁰ 可依用例斷言：唐仲友等人所言「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之句意，在一般情況下只應有一個場景，而與有兩個場景的「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之句，意義不同。也就是說以下兩句，〈一〉、〈二〉不等義：

〈一〉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

〈二〉孔子爲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爲書。

第一個句子中既有曾子與孔子互動（可能曾子一人，也可能同學數人），接下來也有個時序在後，曾子與曾門弟子的互動，總共兩個場景的句子；而第二個句子則只有曾子和他的幾個同學與孔子互動的單一場景。

所以單從合不合理的角度看似已可下結論，司馬光所云記錄孔子爲曾參所言孝道的「門人」應爲孔子而非曾子門人。但是，問題可能更爲複雜，因爲，合理卻未必是事實，因而只能作爲推估可能性高低的依據。雖然如此，但在沒有其他更有力的證明方法出現之前，捨此又別無良策。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司馬光這樣表達，他理應認爲此處的「門人」是孔子的門人、曾參的同學。下面則檢討一下皇侃觀點的可能背景及其誤失，在師徒制盛行的年代，若模擬皇侃所言，師徒三代同堂的型態（師₁ + 徒₁ + 師₂【徒₁】 + 徒₂）恐怕就會有著很難避免的尷尬，估計古人不會任由之發生。因而無論皇侃是否將「門生」與「門人」誤爲一事，而本文所特指的師徒「三代同堂」情形，很難出現。

四、從〈弟子職〉看問題

接著看前面提過的〈狀況1〉、〈狀況2〉：

〈狀況1〉 仍有其他的門人在側同聽，但這些弟子都是孔子弟子。

〈狀況2〉 曾子的學生也跟老師一起來聽聽太老師的課。

以上〈狀況1〉、〈狀況2〉都只要解決一個問題：徒孫能不能與徒子一起聽太老師的課（偶發者可不計，本處指常態）？或於正常情況下，徒子徒孫是否會挨肩併坐、前後隨侍的聽既

⁷⁸ 見：〔宋〕司馬光《書儀》卷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42-482下。

⁷⁹ 一個很有意思但未必有統計學意義的現象是：相較而言，二程皆不喜用「退而」，今查電子本《二程文集》十五卷、《二程遺書》二十六卷、《二程外書》十二卷，三書總卷數達五十三卷，可非引用的「退而」用例總共只三例，而司馬光《傳家集》共八十卷（《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之文《傳家集》均見），除去《書儀》用例一，共十例。若以「卷」爲比較單位，那麼80卷：10=53卷：6.625。但二程多《集》的用例只有3，遠低於6.625的比值，可見二程確實不大喜用「退而」。

⁸⁰ 唐仲友、焦竑文集今未見，若唐今存十六卷本《帝王經世圖譜》，據電子本《四庫全書》「退而」用例有四；焦之《莊子翼》、《老子翼》各存一例，唯不準確，故不計。

是老師又是太老師某的課？

單從語言脈絡義看《論語·里仁》章的「門人」應是曾子的同學，而非曾子的學生；而從「門人」義的發展上看，皇侃的說法雖有著歷史支撐，卻為東漢南北朝以降的歷史，而非西漢以前。且進一步看，其時師尊雖不常親授，但事實上授課的大學長名義上仍非師。但是，先秦人授課情況已難曉，尤其中國私學之祖孔夫子的上課情境雖可藉《論語》恢復一二，但其學制，除一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之說外，⁸¹ 似已全不可見。

所幸目前《管子》裡還存有一篇〈弟子職〉。《漢書·藝文志》卷三十《孝經》類收有：〈弟子職〉一篇，《顏師古注》云：「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⁸² 可見漢人認為二者乃同一物。〈弟子職〉為何列入《孝經》項下？張良才以為「《弟子職》貫穿了尊師重道的精神。……《漢書·藝文志》將《弟子職》列入孝經類，大概原因就在於此吧？因為尊師重道，體現著一種孝的精神實質。」⁸³ 張所言當是〈弟子職〉列入「孝經類」的一個原因，但卻未必為主因。今《漢書·藝文志》「孝經類」下所收能確定與《孝經》直接相關或理應直接相關的項目大概只有前八種（某些已佚，只能依篇名判斷），而後六種中反倒有三種可確定與《孝經》無關（見〈附表·2〉）。

這些與《孝經》不直接相關的典籍何以也收在《孝經》項下？固然，照今本〈弟子職〉內容看，其中尊師的精神確與孝養的精神相類。但不知《爾雅》或《古今字》的精神與孝的精神何處相合，而也都收於此項下？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指出《爾雅》與《弟子職》在《藝文志》中都是「別出」之書。他在「爾雅」項下云：

存，在《禮記》中，而此復別出者也。⁸⁴

在「弟子職」項下云：

存。在《管子》中，而此其別出者也。

若顧說屬實，則《漢書·藝文志》應為特意「別出」兩書，將之歸為「孝經類」。再從王先謙對《五經雜議》置於此處的講法看，⁸⁵ 這種編排之意大體可見。基本上《漢書·藝文志》所

⁸¹ 見：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第七〈述而〉，頁67。

⁸² 見：〔漢〕班固：《漢書（新校本）》卷三十〈藝文志第十〉，頁1718。

⁸³ 見：張良才：〈從《管子·弟子職》看稷下學宮的教學與生活管理〉，《管子學刊》，1994年第3期，頁40。

⁸⁴ 「記百三十一篇」項下《疏》云：漢時《爾雅》在《禮》中【《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天子造舟」四句，《疏》以為〈釋水〉文，可證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釋親〉文，為《禮·親屬記》，《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文，為《禮·樂記》，可證二。趙注《孟子》「館甥」引「妻父曰外舅」兩語，以為《禮記》，可證三。臧庸、陳壽祺據《廣雅表》，謂《禮》有《爾雅》，可稱卓識。】見：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一版），頁45-46。

⁸⁵ 「此經總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此語，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有引。王先謙原文出於王著：《漢書補注》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875下左。

收「孝經類」書可分為三類：

(一)《孝經》類，所以學作人。

(二)小學類，所以學識字。

(三)〈弟子職〉類，所以學尊師為學，也就是學作學生。

因皆屬蒙學，故三類共置一處，而傳統中國幼教啟蒙第一步要學的，大概就是這三類書。雖然歷史上更多將《孝經》與《論語》排在一起當作蒙學代表性讀物，但《漢書·藝文志》設下的這三類基礎，卻是互兩千年而未變。⁸⁶

〈附表·2〉

篇名	篇數	原注	後人注	與《孝經》 相關否
孝經古孔氏	一	二十二章	亡	✓
孝經	一	十八篇、四家	存	✓
長孫氏說	二		亡	✓
江氏說	一		亡。〈儒林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	✓
翼氏說	一		亡。翼奉也。	✓
后氏說	一		亡。后蒼也。	✓
雜傳	四		亡。王應麟：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
安昌侯說	一		亡。安昌侯，張禹也。	✓
五經雜議	十八		亡。王先謙曰：此經總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	×
爾雅三卷	二十		存，在《禮記》中，而此復別出者也。	×
小雅	一		存，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	×
古今字一卷	？		亡	×
弟子職	一		存。在《管子》中，而此其別出者也。	✓
說	三		亡，王先謙曰：此〈弟子職說〉。	✓

⁸⁶ 《論語》後來入《孝經》伙，成為兩本蒙學的代表性讀本，至於〈弟子職〉與《爾雅》等這兩類在《漢書·藝文志》中被編為一類的啟蒙書籍則有很大的變化。大約至宋、明，這些書逐漸被《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規》等新型教蒙童識字、為學、尊師的讀本取代。有趣的是，〈弟子職〉日後雖逐漸退出蒙學範圍（然而洪亮吉〈弟子職箋釋序〉中卻說：「余少習是書，凡弟子入塾皆以是書為始。」可見即使到了清代，〈弟子職〉雖未必如《弟子規》般普及，但仍是處在第一線的啟蒙讀物。），但〈弟子職〉那四字為句，隔句押韻的編排格式卻對這些功能相近的新編教材，如：《千字文》、《百家姓》，影響極深。按：〈弟子職〉編排格式對後世蒙學教材的影響部份見：張良才：〈從《管子·弟子職》看稷下學宮的教學與生活管理〉，《管子學刊》，1994年第3期，頁42。洪亮吉說見：〔清〕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更生齋文·續集》卷一〈弟子職箋釋序〉（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141。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今計《爾雅》、《小雅》、《古今字》合一家，《弟子職》及《說》合一家故合計十一家；五十六篇，少三篇。⁸⁷

由是可見現存於《管子》中的〈弟子職〉當屬先秦遺文，且為大型學堂的學規。⁸⁸雖然在〈弟子職〉中也不見能直接給出「徒孫徒子能否同師」的答案，但卻在當時師與弟子的教學、生活描畫中，間接給出了恐怕不大可能「徒孫徒子同師」的線索。

張良才認為〈弟子職〉的基本精神就是「尊師重道」，而這就是〈弟子職〉的「主體思想」。⁸⁹尤其〈弟子職〉已將此一基本精神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而師生的日常生活，在〈弟子職〉的描繪中，學生對老師可真當得起兒子的身份——也就是說，在〈弟子職〉裡，弟子對老師的敬是透過比擬兒子對父親的孝養行為展現的。比如說〈弟子職〉規定：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

「拚」是「掃除」，一大早學生要先掃除打水，伺候先生盥洗，接著：

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忤。

在上課的過程中又得集中精神，面朝著老師，正襟危坐，不能有絲毫懈怠。然後就是一上午的教學活動，由於與本題關係不大，省略。到了中午就要進餐，整個過程仍是學生伺候先生進餐：

⁸⁷ 本〈表〉據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但說解多省略，唯與本文相關部份方錄出。又在篇數計算上顧實可能還是略欠考量。事實上《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十一家」與「五十九篇」一般，實際算去，都不相合。「十一家」部份，顧以為「《爾雅》、《小雅》、《古今字》合一家，《弟子職》及《說》合一家」這樣一算合十一家之數。但顧《疏》於「五經雜議」項下亦引王先謙說，以為《五經雜議》是「經總論」所以「《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如果王說為確，那為何僅將「《爾雅》、《小雅》、《古今字》合一家」而不是將「《五經雜議》、《爾雅》、《小雅》、《古今字》」都合為一家？因這樣算又與「十一家」之數不合了！這是第一個問題。此外，「五十六篇，少三篇」之說亦有疑。《漢志》計算書籍的單位既有「篇」又有「卷」又有篇卷相結合的情況，而「孝經類」下就三種情況都有。如：《爾雅》的單位數就標為「三卷二十篇」，可見：一、「卷」、「篇」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確不等義。二、卷是更大的單位，一卷不止一篇。執此以衡「五十九篇」與目前計算結果只有「五十六」之數的差異，似亦可說「古今字一卷」項下漏了「四篇」兩字？若是，則並未不符「五十九」之數也。當然，事實非必然如此，唯於此逕云：「少三篇」，似亦略嫌武斷。參：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4-78。

⁸⁸ 這點郭沫若有專文考證，他認為〈弟子職〉非如清人洪亮吉、莊述祖以為的「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而「當是齊稷下學宮之〈學則〉」。因為「此中弟子頗多，先生亦不止一人。觀其『同嗽以齒』及『相要以齒』可證。且學中有『堂』有『室』，有寢有庖，師行均食息其中，規模宏大，法非尋常私塾可擬。」郭說可從。郭說見：郭沫若《管子集校》（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3月一版），頁956。莊述祖說見：〔清〕莊述祖：《弟子職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初編73輯，1966年《式訓堂叢書》影清光緒十四年江蘇書局刻本），1函，頁2。洪亮吉則以為該書「乃古塾師相傳以教弟子」，義與莊述祖同。其說見：〔清〕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更生齋文·續集》卷一〈弟子職箋釋序〉（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141。

⁸⁹ 見：張良才：〈從《管子·弟子職》看稷下學宮的教學與生活管理〉，《管子學刊》，1994年第3期，頁40。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

經過仔細且有一定儀規的伺候，先生終於吃完了一餐，先生吃完了，這會兒弟子才可以吃：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擘，羹不以手。……

吃完飯接下來插上一段似乎與時序無關的灑掃說明，⁹⁰ 說明很細，連地要怎樣掃，幾乎每個動作都死刻板板的規定好了。且似乎在這個灑掃時段裡，學生掃學生的，先生仍教先生的。但又好像灑掃也是教學的一環，所以實際情況很難理解。因為這段是這樣寫的：

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前半段寫的是掃著掃著掃到先生坐的地方了，先生若是要起來，要趕快以尚未掃完為理由阻止先生起來。⁹¹ 接著把掃出來的塵土倒到外面之後，還要恭恭敬敬的站在那裡等著「協合稽考」——就不知是考察功課，還是地掃得如何了！而晚餐的禮儀與午餐等，餐後還有晚自習。最後終於先生要睡了，於是：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意思是說先生要睡了就趕緊伺候先生安睡，要先替先生鋪床。如果是第一次鋪，一定要記得問先生頭朝哪端，然後就要牢記在心，不要再問。等先生睡去，弟子還不能睡，要將今天的功課討論完畢再睡。而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周而復始的過著，或說熬著，直到有離師出頭的一天為止——這就是弟子最重要的日常功課。

此外陳桐生〈孔門七十子開創的學規門風〉一文根據《論語》、《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大小《戴記》、《孔子家語》、《孔叢子》和其他先秦文獻綜合考知「七十子在生活中需要為孔子履行」各式各樣的生活服務。照他的統計，服務項目共有：

1.侍坐：這是先秦時代陪同長者閑居之禮，孔子坐著，弟子垂手站在一旁陪著老師說話。⁹²

⁹⁰ 通觀〈弟子職〉，除「凡拚之道」這段外，基本上就是一天從早到晚的「課表」。因為用了一個「凡」字，所以掃除之事是不是一定在午飯後，以及早課前要灑掃，而晚課後要不要灑掃就不能確定了。

⁹¹ 也有別解。趙守正譯注《白話管子》就將「先生若作，乃興而辭」譯作「先生若此時出來做事，便起來上前告止。」而不是「先生謙，故為之起也；弟子不敢當，故必辭。」（顏昌曉語，正文義取此說）。參：顏昌曉《管子校釋》（長沙：湖南岳麓出版社，1996年），頁484。趙守正譯注《白話管子》（長沙：湖南岳麓出版社，1993年），頁265。

⁹² 恐怕通常侍坐的學生也坐著，《孝經》不就是有「汝知之乎？曾子避席……復坐」（《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問答間立而復坐之舉？而《禮記·曲禮·上》也有「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

- 2.從游：孔子適周問禮，赴齊游說，特別是長達十四年的周游列國，都有弟子參與其中。就是在這種從游經歷中，孔子師徒培養了休戚與共的情感，七十子也從中得到了政治歷練。
- 3.僕御：「御」是駕御馬車。這是先秦貴族階層必須掌握的「六藝」之一。而「僕御」連稱是指駕車一職往往由僕人擔任。
- 4.出使：孔子一直密切關注著各諸侯國的政治風雲變幻，希望到一個能夠施展生平政治抱負的諸侯國去任職。為此，他與當時各諸侯國經常有各種交往。在有國際事務需要處理時，弟子就要代表孔子出使他國。
- 5.擔任家宰：孔子在魯國享受大夫待遇。大夫有家，家有家宰。家宰之職通常由士擔任。孔子沒有另聘家宰，他的家宰一職由弟子承擔。
- 6.充當庖人：孔子在周游列國過程中「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困境時刻，從行的弟子便承擔了采薪、野炊等庖人事務。
- 7.擔任侍衛：據文獻記載，孔子在游歷途中曾經受到巨人、蒲人的圍攻。在孔子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弟子挺身而出，保衛孔子的生命安全。
- 8.服喪：孔子去世之後，弟子都主動地為老師服喪。⁹³

接著，陳桐生下結論：

七十子這些服務職責，有些謹遵師生、長幼之禮。《禮記·曲禮·上》載：「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有些遵從對賢者之禮。《禮記·曲禮·上》說：「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更重要的是孔子是在家中辦私塾，這使得孔門的師徒關係帶有濃厚的家庭化色彩。七十子之於孔子，多少帶有一些宗法化的人身隸屬意味：他們不是孔子的家庭成員，但卻肩負有家庭成員的某些職責；他們與孔子沒有血緣親情關係，但又具有相當濃厚的宗法倫理情感。在傳道授業時他們是師生，在日常生活中七十子則扮演孔子的僕人、家丁、隨從、僕御、使者、管家、庖人和侍衛等多重角色。七十子時代還沒有「學成」或「畢業」的概念，許多弟子終身追隨孔子。⁹⁴

這也有「外證」，《韓詩外傳》卷九記皋魚因「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

業則起，請益則起」之說。先生坐在那裡，請業請益「則起」以表敬，這說明常態下侍長者坐者亦坐。見：〔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卷二〈曲禮·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6。

⁹³ 以上條目據陳桐生：〈孔門七十子開創的學規門風〉一文概括。見：陳桐生：〈孔門七十子開創的學規門風〉，《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頁37-39。

⁹⁴ 引文見：陳桐生：〈孔門七十子開創的學規門風〉，《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頁39。

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大受感動，因而向眾子弟說：「弟子誠之，足以識矣！」結果則是：

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⁹⁵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子與學生的關係，而這種建立在擬宗法血緣關係上的師生對應關係，當是時代共象。雖然孔子獲得的禮數遠遠比不上馬融那種「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⁹⁶的權威教學法門，但卻較之更親切有味——在馬學霸的淫威下，甚至鄭玄都「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據《鄭玄傳》，馬融不直接教授後入門弟子，而是「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一直到有一天，「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馬融這時才發現鄭玄這個人才，但已不及使喚，只能手揮五弦，目送歸鴻，「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⁹⁷

由於《馬融傳》裡說：「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可見鄭玄確是一入門就拜馬融為師。但事實上除了最後一問，鄭玄實質上更近於馬融的徒孫，在馬融門下三年，教鄭玄的人只是馬融的「高業弟子」而已。由是可見在師徒之間，名份而非實質數學受授才最重要。《漢書》卷七十七〈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鄭崇·師古注「同門」〉云：

同門謂同師也。⁹⁸

雖然生與生之間學問可能差異很大、入門先後可能相距頗遠、年齡可能長幼別甚，但只要同師自然也就同輩。所以從人際關係的邏輯上來講，雖然「門人」與師及同學的關係只是「擬血緣」關係，但是在一個宗法意識甚強的社會裡，宗法血緣意識必會對各種擬血緣人際關係起到制約作用。從這個角度思考，再比照〈弟子職〉的一些規定，若真「徒子徒孫同門」將會產生一些難以消解的宗法邏輯困難。比如說〈弟子職〉裡規定先生食時，弟子要伺候著。所以如果師門裡在名份上非只師徒兩代而為三代或更多代，就會出現問題。當然，誰伺候誰的問題還不大，原則上總是後入門的伺候老師與學長即可。但接著看就會發現更多問題，等先生吃完之後〈弟子職〉跟著規定：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這下問題來了。第一、一定要先生吃完了，「弟子乃食」。於是乎在同門之中那種既擁有弟子

⁹⁵ 引文均見：〔漢〕韓嬰/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卷九（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3月一版），頁757-758。

⁹⁶ 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卷六十·上〈馬融列傳第五十·上〉，頁1972。

⁹⁷ 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頁1207。

⁹⁸ 見：〔漢〕班固：《漢書（新校本）》卷七十七〈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頁3255。

身份，又擁有先生身份的人該當如何？是等只有先生身份的人吃完再與只有弟子身份的人一起吃，還是等只有先生身份的人吃完他們再吃，等到這種有雙重身份的人都吃完了，那種只有弟子身份的人再吃？真這樣恐怕一餐飯吃下來沒兩個時辰也要三個鐘頭！為何規定頗稱詳盡的〈弟子職〉完全不考慮這種情況？似乎只能說，正常情況下根本不會有這種問題。

只要考量「徒子徒孫同門」的問題，〈弟子職〉中會產生這種邏輯困境的地方就不少，事實上只要涉及「師—生」對應關係，尤其是擬血緣的「師—生」對應關係就潛藏了這種困境，而〈弟子職〉講的又正是擬血緣的「師—生」對應。因而可以說，在傳統文化裡，徒子徒孫一起聽既是老師又是太老師課的情況恐難以發生。其實聽聽課按現在的觀點看來有什麼不可能呢？但在那個時代就如〈弟子職〉所記一般，師生可是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就因為長時間在一起生活，從而人際關係變得十分緊要，而在這種情況下，宗法社會下的擬血緣倫常自然會發生很大的作用，倫常輩份無時無刻不在每個人的人際關係上起作用。若硬要將兩代以上的師生置於一處，某種倫理上的衝突幾乎不可避免。⁹⁹ 但如果師只有一個，那麼無論底下的學生要分幾級，原則上都不會有著這類的倫理衝突，從而讓「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成為可能。

五、小結

此外，袁傳璋有個提法似也能說明問題，他認為《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中記載，曾子聽到子夏哭說他自己「無罪」而遭天罰之後大怒，指責道：「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袁傳璋在〈子夏教衍西河地域考論〉一文中以為：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句中的「老」字，或系「教」字之訛。

因為：

《檀弓》寫本在長期流傳中或因字跡漶漫，或傳抄中脫落「攴」旁而成「孝」字。但「孝於西河之上」於義不通，而「孝」與「老」形近，抄者為求字順文通，或以意改「孝」為「老」，遂成為「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後經板刻固定而成今本。

之所以如此推測，不純粹只是字形確可相互變換，更是因為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兩相對比，可以發現「退而教於西河之上」可能要比「退而老於西河之上」意似更好。袁論證道：

⁹⁹ 有這麼一個笑話：祖父看著犯了錯的孫子被自己兒子狠狠修理，看著心疼，突然掄起手杖就打這個正在教訓兒子的爸爸。被打的爸爸嚇一跳，立刻住手並問打人的祖父為何打人。祖父的回答是：你能打你兒子，就不准我打我兒子？在朝夕相處的學習生活中，若師生超過兩代，也非常容易遇到類似的倫理困境。

如果細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敘文：「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並與《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章》的敘文：「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加以比照，則不難發現，「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與「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兩事對舉。其中的「退」字，明明是指自孔子師門退而「教」，而非指自魏文侯朝廷退而「老」。而「西河之民疑（擬）女於夫子」系直承「退教」，而非關「退老」。稍加思索，便知端委。故《檀弓》中這兩句文字似可勘正為「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教於西河之上。」¹⁰⁰

是說更加闡明了「退」也就是徒弟離開師門之後方才開門收徒的「教」之間的關係，說當可從。

是以結合「門人」一詞詞義的歷史追溯，「退而」句引出「孔師—曾（門人/師）—門人」場景轉換的情境，以及藉由〈弟子職〉所描述的師徒制師生相處場景見當時師生對應關係中的小社會權力結構，就會發現皇侃將《論語·里仁》章之「門人」釋成孔子門人的門人恐誤。若據此進而將司馬光所云：「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中的「門人」也理解為「曾子的門人」恐怕也不能無疑。

雖然仍不能百分之百斷言司馬光所云「門人書之」的「門人」，在司馬光的想法裡就定是孔子弟子，但從歷史事實與文法運用上來看，恐怕還是將此處的「門人」理解為孔門之人較為穩妥。

¹⁰⁰ 以上所引文皆出於袁傳璋〈子夏教衍西河地域考論〉一文。見：袁傳璋：〈子夏教衍西河地域考論〉，《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6年11月），頁680-681。